

文章编号: 2096-9872(2025)05-0001-11

## 我国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理念演变及实践探索

张大玉

(北京建筑大学,北京 100044)

**摘要:** 我国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理念起源于20世纪30~40年代的民居建筑单体研究,其演进历程可划分为5个阶段:1930—1980年的抢救性记录、1980—2002年的发展起步、2002—2012年的整体性保护、2012—2017年的活态保护传承,以及2017年至今由国家战略引领集群式保护的新时期。这一过程逐步深化了学界对传统村落价值的认知,确立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活化目标,并形成产业转型、主体强化、数字赋能等多元探索路径。通过对代表性事件的系统梳理,揭示了保护发展进程中的关键突破节点。传统村落所蕴含的“共生哲学”,将进一步推动保护发展工作转向内涵式发展,构建文化、经济、社会协同的可持续路径,从而引领乡土文明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

**关键词:** 传统村落;保护利用;理念演变;活态传承;乡村振兴

**中图分类号:** TU981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19740/j.2096-9872.2025.05.01

## Evolution and Practical Exploration of the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Concept of Chinese Traditional Villages

ZHANG Dayu

(Beijing University of Civil Engineering and Architecture, Beijing 100044)

**Abstract:** The concept of protecting and developing Chinese Traditional Villages originated from the research on individual residential buildings in 1930 and 1940. Its evolution can be divided into five stages: the rescue documentation period from 1930 to 1980, the initial development stage from 1980 to 2002, the comprehensive protection period from 2002 to 2012, the dynamic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period from 2012 to 2017, and the new era led by national strategies since 2017. This process has gradually deepened the academic understanding of the value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established the goal of “people-centered” revitalization, and formed multiple exploration paths such as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subject strengthening, and digital empowerment. Through a systematic review of representative events, the research reveals the key breakthrough points in the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process. The “symbiotic philosophy” contained in traditional villages will further drive the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work towards an intrinsic development path, building a sustainable approach that integrates culture, economy, and society, and thus leading the formation of a discourse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rural civilization.

**Keywords:** traditional villages;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evolution of concepts; dynamic inheritance; rural revitalization

收稿日期: 2025-10-19

作者简介: 张大玉(1966—),男,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历史城市保护更新,传统村落保护发展。

传统村落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承载着农耕文明、家族伦理、建筑智慧等核心文化基因,是守护中华文明“根”与“魂”的关键所在,保护传统村落,是赓续中华农耕文明,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关键措施。我国传统村落的保护经历了从单体到整体再到集群式保护的发展历程,系统梳理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理念的演变、保护经验与成效、面临的问题与挑战等,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战略的快速推进意义重大。

## 1 我国传统村落保护发展历程

### 1.1 抢救性记录阶段(1930—1980年)

我国传统村落保护的萌芽可追溯到20世纪30~40年代,这一时期,学者从官式建筑转向民居建筑研究。1934年,龙庆忠教授出版《穴居杂考》,首次将传统民居作为独立类型进行研究<sup>[1]</sup>,拓展了中国建筑史的研究领域。抗战全面爆发后,学者们远离封建文化中心的官式建筑,开始关注各地民居特色<sup>[2]</sup>。20世纪50~60年代,原国家建筑工程部统一部署,对全国传统民居开展全面普查测绘<sup>[3]</sup>(图1<sup>[4]</sup>)。1957年,刘敦桢出版《中国住宅概说》,系统分类和研究了中国住宅的平面形式、空间组合和结构类型<sup>[5]</sup>。1964年,王其明在北京召开的国际技术交流会上宣读《浙江民居调查》<sup>[6]</sup>,被世界23家权威杂志转载,引起国内外轰动(图2)。至此,传统村落保护理念主要侧重于单体民居建筑的保护与研究,旨在为快速消失的物质实体留下信息。



图1 中国营造学社考察邓川民居

Fig. 1 The China Architectural Society surveying the Dengchuan residences



(a) 1962年3月14日《光明日报》(b) 1962年5月13日《人民日报》

图2 浙江民居调查研究登上报纸

Fig. 2 Survey and Study of Zhejiang Residential Houses Featured in the Newspaper 5

### 1.2 保护发展起步阶段(1980—2002年)

改革开放初期,国内思想解放,文化热兴起,对“乡土中国”的重新发现成为学术界的重要议题。同时,乡镇企业的兴起和初期建设热潮,已经开始对乡土风貌构成威胁,引发了学者们对乡村的保护意识,出版了系列地方民居论著,如《浙江民居》《云南民居》《福建民居》等。20世纪80年代,我国首次提出“历史文化保护区”概念,对能较完整体现某一时期传统风貌和民族地方特色的村落予以保护(图3、图4)。建筑学范畴的研究拓展到社会、文化、民俗等多领域,扩大了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初步建立了村落整体保护体系。



图3 北京建筑工程学院编制《北京市门头沟区川底下村历史文化保护与旅游规划》开展整体保护工作(1997)

Fig. 3 Beijing University of Civil Engineering and Architecture developing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Protection and Tourism Planning of Chuandixi Village, Mentougou District, Beijing to carry out overall conservation work (19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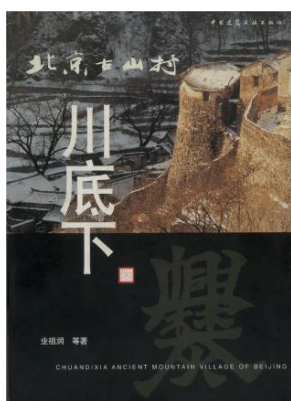


图4 北京建筑工程学院教授业祖润等著  
《北京古山村川底下》(1999)

Fig. 4 *Beijing Ancient Mountain Village Under the River* (1999) by Ye Zurun and others, professors at Beijing University of Civil Engineering and Architecture

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确立,城镇化进程加速,大量乡村人口外流,建设性破坏现象凸显<sup>[8]</sup>。社会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从批判转向反思,文化价值开始被重估,国内首次将整体保护<sup>[9]</sup>理念引入古村落保护规划编制。1985年,中国加入《世界遗产公约》,丽江、平遥等成功申遗,证明了活态聚落的全球价值<sup>[10]</sup>,大幅提升了国内文化保护领域的价值自信,《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1982版)为历史建筑保护提供了最初的法律依据<sup>[11]</sup>。这一阶段,专家学者的核心工作是大规模发现与记录,保护行动多由学术界驱动。

### 1.3 整体性保护阶段(2002—2012年)

2002版《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将“历史文化村镇”写入法律,标志着国家文物保护体系从单体文物正式延伸至村镇聚落,直接催生了中国历史文化名村评选制度的建立。同时,国际非遗保护浪潮掀起,联合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于2003年通过,中国作为缔约国之一,推动国内将村落中的“人”和“技艺”与建筑实体结合纳入保护视野<sup>[12]</sup>。2006年,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史上首个呼吁全社会并联络国际学术力量保护古村落的《西塘宣言》正式发表。此外,伴随经济发展加速,旅游消费兴起,公众对文化旅游的需求增长,使得具有文化底蕴的传统村落成为特色旅游热点,产生了保护与利用冲突的现实问题,也面临着过度商业化开发的困境。

2002年《全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评选和评价

办法》发布是我国历史文化名村保护的标志性起点,2008年《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颁布作为村镇保护的里程碑事件,首次形成了国家行政法规(图5)。这一阶段,传统村落保护工作从学术呼吁上升为国家行动,“历史文化名村”名录体系正式建立<sup>[13]</sup>,并通过《条例》使其法治化、规范化。传统村落的保护对象从建筑本体扩展到整体格局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念正式步入整体性保护与制度化探索。

### 1.4 活态保护传承阶段(2012—2017年)

随着国力提升,全社会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认同感空前高涨。传统村落作为“乡愁”的载体,其价值被提到激发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的新高度。2012年《关于开展传统村落调查的通知》《关于加强传统村落保护发展工作的指导意见》发布,推动了传统村落的全国性普查并建立传统村落名录,保护工作进入了摸清家底、应保尽保的系统性阶段。2013年《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编制要求》发布,规范了保护规划的编制要求。2014年《关于切实加强中国传统村落保护的指导意见》发布,作为传统村落保护的核心文件,明确提出了“活态传承”原则,标志着保护理念从“保物”到“保人、保生活”的深刻转变,整体保护全面实施。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明确以“美丽乡村”为奋斗目标,推动农村生态建设与综合整治。传统村落保护由此注入了资金并改善了基础设施,但初期也出现了“千村一面”的误区,反过来促使保护工作更加强调特色与原真性。

### 1.5 国家战略与集群保护阶段(2017年至今)

2017年《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提出“实施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工程”,标志着传统村落保护从专项工作层面,上升为关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的国家战略。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2018年《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发布,再次将传统村落保护从战略维度纳入国家顶层设计,将其视为乡村振兴的稀缺资源和文化基石<sup>[14]</sup>,保护与发展的目标被绑定在一起。文化强国战略要求传统村落承担起传承中华文明、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使命。高质量发展要求推动传统村落保护工作从粗放走向精细,从同质化走向特色化,探索集群式保护发展等更强调区域协同、产业融合,形成资源整合效应和集聚发展效应,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创新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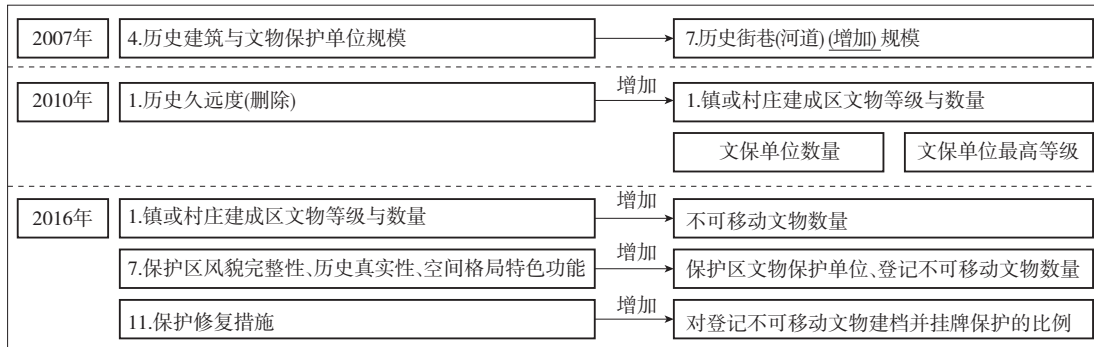


图5 中国历史文化名村评价指标体系内中类指标变化

Fig. 5 Changes in the mid - level indicators within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China's historically and culturally significant villages

2020年以来,财政部、住建部共同组织开展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示范工作,截至目前相继公布了120个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示范区(图6)。传统村落保护的核心议题从“如何保护”转向“为何而保护”,即如何通过活化利用来实现文化传承、经济发展与生活复兴的多元目标<sup>[15]</sup>。2021年《关于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意见》作为纲领性文件,确立了传统村落“活化利用”的新导向<sup>[16]</sup>。传统村落中村民的主体地位

被空前强调,保护路径呈现出区域化、产业化、数字化的新特征。

## 2 我国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理论方法的多元探索

### 2.1 保护方法的精细化、体系化转型

#### 2.1.1 研究方法从定性描述转向定量评估

多年来,学术界开展了大量包含历史、文化、社



图6 中国传统村落、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示范县(市、区)分布图(绘制:张尧鑫)

Fig. 6 Distribution map of traditional Chinese villages and demonstration counties (cities, districts) for the concentrated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Drawn by: Zhang Yaoxin)

注:基于自然资源标准地图服务网站下载的GS(2022)4307号标准地图制作,底图边界无修改。

会、经济、生态等多维度的传统村落综合价值评估的研究探索,系统解决了传统村落“为什么保?保什么?”的问题,从“抢救性保护”到“面向优秀乡土聚落的全面保护”,明确保护的关键在于“留住乡亲、护住乡土、记住乡愁”。涌现了一批如《中国传统村落遴选指标与价值评价演变研究》《中国传统村落世界文化遗产价值评估研究》《传统村落多维价值评价及实证研究》等针对价值特征的理论成果,成为支撑保护研究从定性转向定量的基础。与此同时,在北京、云南、福建、河南等多地的大量保护实践中,不仅针对建筑测绘,更对村落景观、生态系统、民族文化等要素快速开展系统性的数据采集与价值评估。这些实践推动了保护理论从依赖专家经验的价值判断向依托数据模型分析的方法转变,促使理论研究进一步思考如何将文化价值等软性指标进行量化<sup>[17]</sup>,并为精准保护、差异化施策提供了方法论支撑,其研究成果已反馈并影响了第五批、第六批《传统村落评价认定指标体系》的修订(图7)。

### 2.1.2 从静态向动态迭代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方法

伴随实践的进一步深入,形成了传统村落是活着的、不断演进的有机生命体,而非凝固的“化石”的统一认识。探索形成从“静态保存”到“保护与发展辩证统一”,提出传统村落保护必须与改善居民生活、延续社区活力相结合的实践要求。以“松阳模式”为代表的浙江省松阳县更新实践超越了传统规划方法<sup>[18]</sup>,通过“建筑针灸”微干预,“活化利用”引入文创、民宿等新功能,持续开展乡村营造活动,实现了渐进式有机更新。其核心是将保护规划视

为一个持续的、需要不断调整的“治理过程”,而非一劳永逸的终极蓝图。北京市门头沟区、密云区结合政策创新,探索实施的“驻村责任设计师”制度是动态治理的制度化体现<sup>[19]</sup>,规划师、建筑师驻村陪伴村落成长,帮扶村民有序开展房屋建设。学术界据此提出了“适应性更新”“有机更新”“乡村营造”等新理论方法,注重保护与发展中“人”的因素,从“行政主导”到“多元共治”,强调村民主体性,激活内生动力,建立多元共治机制,关注利益分配与公平性,重构社区共同体。强调规划的弹性、参与性和可持续性,认为乡村规划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重塑与治理能力的提升。

### 2.1.3 空间尺度从点上示范向区域协同拓展

传统村落空间形态的研究与保护实践进一步与人文地理等相关学科有效衔接,实现从单一建筑学、物质空间的静态描述,转向多学科交叉、关注“人-地-文”互动等对村落物质空间规律的深入研究(图8)。财政部、住建部联合开展的“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示范”工作,是从国家政策层面推动实践的典型代表,以县域为单位整合资源<sup>[20]</sup>,实现设施共建、品牌共塑、产业联动。北京市门头沟区依托京西古道文化带,将沿线散落的传统村落串联,整体打造“古道文化”品牌。安徽省黄山市、宣城市等将明星村落与周边知名度较低的村落联动,形成功能互补的文化旅游集群,带动了区域共同发展。2014—2019年,中央财政累计安排131亿元,按每村300万元的标准补助了4350个中国传统村落。2020年开始,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示范累计投入财政资金70多亿元,催生了对“区域性活态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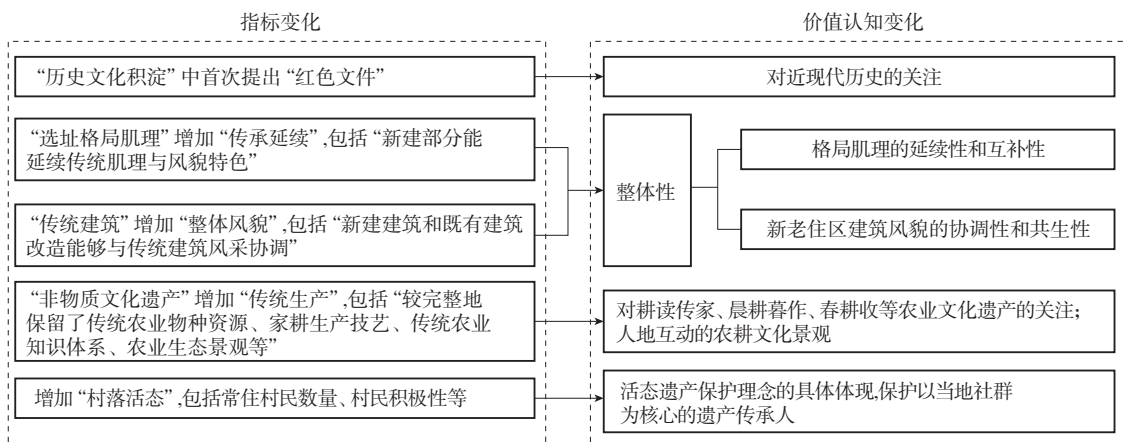


图7 第六批中国传统村落评选指标内在价值认知变化

Fig. 7 Changes in the perception of intrinsic value of the evaluation criteria for the sixth batch of Chinese traditional villag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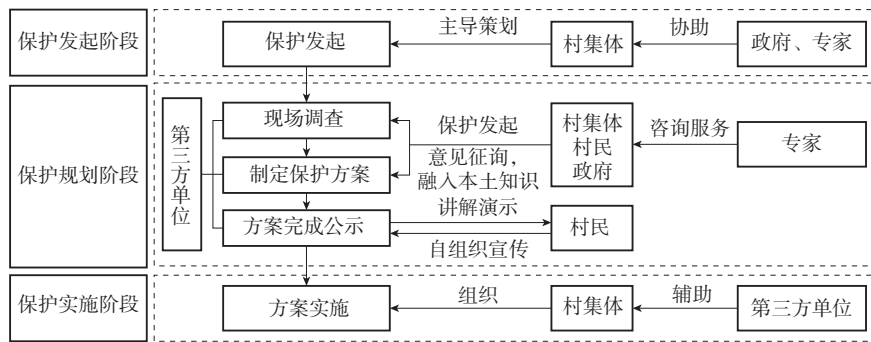


图8 以“人民为中心”的传统村落人地关系维护路径

Fig. 8 Maintenance path of human-land relationship in traditional villages with a people-centered approach

产”“文化线路”“文化生态保护区”的理论研究热潮<sup>[21]</sup>,思考如何在区域尺度上平衡整体共性与村落个性,并已成为当前传统村落保护乃至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前沿议题。

## 2.2 发展路径的多元化、创新性探索

### 2.2.1 从门票经济向产业活化转型

自2012年启动中国传统村落遴选以来,共有8 155户村落被列为国家级传统村落,并由此保护了55.6万栋传统建筑,推动5 518个村编制了村志族谱<sup>[22]</sup>,形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内容和价值最丰富、保护最完整、活态传承的农耕文明遗产保护群。文化遗产不仅是资源,更可以成为驱动经济发展的“生产要素”。学术界开始系统研究文化资源产业化的路径与模式,提出了“文旅融合”“创意乡村”等理论方向。贵州黎平肇兴侗寨从单纯的观光,发展为集“侗族大歌展演、非遗工坊体验、特色民宿居住、农产品销售”于一体的复合型文旅目的地<sup>[23]</sup>,形成了完整的消费闭环和产业生态。浙江金华兰溪诸葛村则利用其独特的中医药文化<sup>[24]</sup>,发展“中医药研学与养生体验”产业,实现了从文化景观到健康产业的跨越。这些成功的业态创新实践,为“文化资本理论”和“内生发展理论”提供了鲜活的中国案例。

### 2.2.2 村民成为村落保护的能动主体

通过中央财政经费补助,传统村落逐步补齐了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切实改善了村民生活条件。村容村貌整体提升,脱贫攻坚有效推动,进一步带动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当地农民增收致富。具体实践中的代表性案例不胜枚举,许多村落通过政策吸引返乡青年、艺术家、设计师入驻,大量“新乡贤”与“创客”参与保护发展,如陕西袁家村的餐饮创业户、浙江丽水的“古堰画乡”吸引的画家群体<sup>[25]</sup>,带来了新的理念与活力。云南阿者科村通过

社区合作社模式实施的“阿者科计划”,由高校团队引导,成立村集体公司,村民以资源和房产入股,共享旅游收益,是保障原住民主体地位的制度创新<sup>[26]</sup>。实践探索表明,理想的主体模式不是单一的,而是“原住民+新村民+政府+社会资本”的多元共生体系,并引发了关于乡村社会结构变迁、新乡绅阶层等社会学命题的再思考。

### 2.2.3 数字赋能从物理保存推向信息永续

新技术应用助力传统村落保护在民居保护、数字化保护、防灾减灾安全保护等方面开展了系列研究。尤其数字技术在传统村落的保护实践中全面渗透,正在重塑遗产保护的理論边界(图9)。学术界开始热烈讨论“数字遗产”的伦理、标准与法律地位。同时,实践也提出了在数字时代如何定义“原真性”的新课题<sup>[27]</sup>。在实践成效方面,中国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建设基本完成,设置有360村落全景馆、三维村落馆、村落影片馆、村落图片馆、村落思文馆、口述历史馆六大专馆<sup>[28]</sup>,实现中国传统村落基础信息全覆盖,为永续保存提供了可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取得了显著成效,共挖掘、传承发展了5 965项省级及以上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代表,制作的大型人文纪录片《村庄里的中国》于2025年10月首播,聚焦中国传统村落的十个维度<sup>[29]</sup>,提升文化影响力。抖音、B站等平台上的乡村博主,通过短视频直播,进一步实现了传统文化的“破圈”传播。

## 2.3 实践困境与理论反思

2012年以来的传统村落保护研究与实践,其核心突破在于推动传统村落工作从一项文化遗产保护事业转向一项复杂的乡村全面振兴工程,与此同时,传统村落保护发展仍然面临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保护与发展矛盾依然突出。过度保护限



图9 门头沟区传统村落文化遗产数字平台

Fig.9 Digital platform for the cultural heritage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Mentougou District

制村落发展,每消失1个传统村落,平均伴随3项非遗技艺失传、5处古建筑损毁、2种生态关系断裂<sup>[30]</sup>。每实施一项过度保护措施,可能导致村落经济活力下降15%~20%,人口流失率上升5%~8%。另一方面,建设性破坏改变村落风貌,只追求发展可能破坏风貌,导致大量的传统文化遗产或者建筑遭到破坏。二是活态传承主体的断层与流失。大量非遗技艺没有传承人,或者传承人中没有年轻人,传统技艺和文化的传承面临断层危险。三是传统风貌与性能需求无法兼顾。核心矛盾是传统风貌的原真性与现代性能的功能性冲突,关键瓶颈是技术适配性差与成本投入不均衡。据《中国传统村落保护调查报告(2017)》统计,南方潮湿地区传统村落约68%的木构建筑存在木材腐朽<sup>[31]</sup>。北方干旱地区因温差大,约52%的夯土墙出现开裂、剥落问题。传统建筑的采光、通风、保温性能难以满足现代生活需求。四是乡村防灾减灾是薄弱环节。根据联合国减灾办公室《灾害造成的人类损失(2000—

2019)》报告,2000—2019年,全球报告灾害数量(7348起)较1980—1999年(4212起)增加了74%,洪水占比达到44%<sup>[32]</sup>。相比城市地区,“农村不设防”的现象依然普遍存在,易造成“小灾大害”的局面,开展乡村防灾减灾研究迫在眉睫。

### 3 我国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的未来方向

#### 3.1 推动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内涵式发展”

##### 3.1.1 加强传统营造智慧的挖掘与传承

传统村落在选址、格局、院落布局等方面都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智慧。村落选址讲究背山面水、负阴抱阳、藏风聚气;村落格局注重水路相生,与水的形态进行完美融合。院落布局依山就势,屋顶、天井、明沟暗渠层层叠落因势利导。学者们需立足于对传统村落固有营建智慧的深度挖掘与科学转化,致力于以学术创新推动传统智慧赋能现代乡村发展,运用建筑学、人文地理、遗产保护与数字技术等方法,对传统村落的空间格局、营造技艺、生态智慧与文化记忆进行全面梳理与阐释(图10)。

##### 3.1.2 搭建传统村落保护安全韧性体系

传统村落作为集生活、生产、生态功能于一体的复合型“社会—生态”系统,其保护与发展需适应当代社会与环境变化的复杂性。随着韧性理论研究视角逐步从单一角度变为复杂系统,构建传统村落安全韧性体系已成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路径。应在挖掘传统村落的营建智慧基础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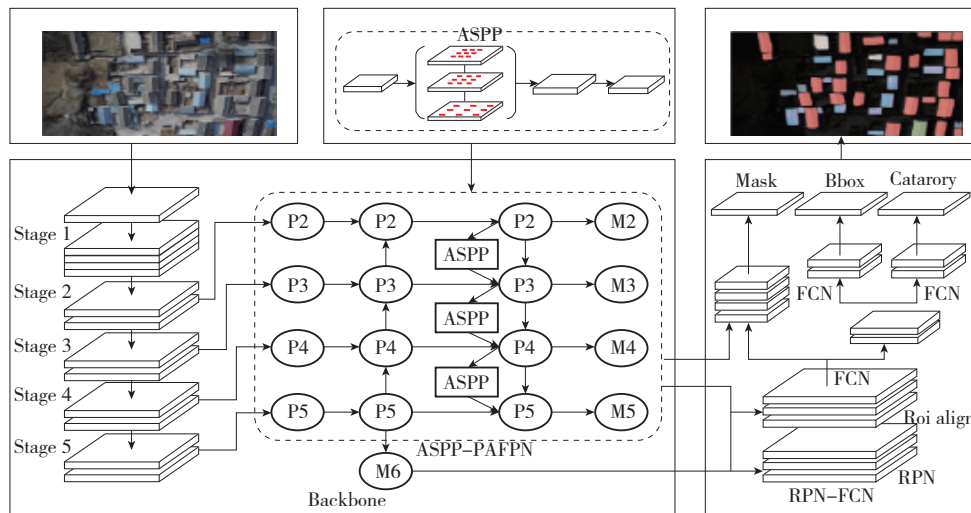


图10 密云区传统村落农房风貌评价平台技术流程

Fig.10 Technical process of the evaluation platform for traditional village farmhouse styles in Miyun District

构建起回应压力和限制条件的韧性体系。在工程韧性层面,应结合现代技术对传统防灾设施进行性能提升。在生态韧性层面,需重点修复并维护村落的自然本底与生态廊道。在社会韧性层面,则要通过完善村规民约、培育社区自组织、建立传统工匠与专家协同机制,增强社区的自组织与自适应能力。

### 3.1.3 开展以宜居为导向的适应性改造

提升宜居性是推动乡村振兴与实现传统村落保护的出发点,也是在保护与发展之间寻找精妙平衡点的文化实践,更是实现“内涵式更新”的基础。以宜居性为导向的适应性改造,旨在通过精准、温和的技术介入,在严格保护历史风貌的前提下,采用现代技术全面提升传统民居的物理性能与空间品质,切实改善居民生活条件,实现历史风貌保护与当代宜居需求的平衡。改造路径需坚持“保护优先、适度干预、性能提升”的原则,结合对传统营建技术的革新性探索,实现结构安全体系加固、物理环境性能优化、现代生活设施植入三大系统的技术提升,使其与现代生活需求相接轨。

### 3.1.4 实施传统村落集群保护

依据我国地域、民居、文化遗产特点,对传统村落进行细致分类,针对性制定保护方案,挖掘独特文化内涵并突出特色,实现一村一策、精准保护。基于传统村落类型化研究与价值评估,构建特色化的集群连片发展体系,实现传统村落的整体保护与协同发展。通过建立传统村落集群风貌区,凸显组团自然、人文特色。形成设施共建共享,实现雨污环卫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共同使用,减少重复投资。明确产业定位资源互补,促进要素在市场之间合理利用和流动,形成差异化发展。

### 3.1.5 推动乡土文化能人识别与培育

指导传统工匠掌握如榫卯、夯土与民居修缮等传统营造技艺的核心,并深化对民俗乡土知识的理解与活态传承,从而强化其在传统村落保护中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综合实践能力。结合传统村落建筑工匠能力提升专题培训班等活动,通过系统化的理论与技术实践系列培训,全面提升工匠专业素养及传统建筑保护利用综合能力。通过系统记录口述史、拍摄技艺教学视频、设计专项课程与组织乡土文化教学,结合实践专家指

导与实地考察,以及数字化记录与创新设计培训,全面推动传统技艺与乡土文化的延续、传承与创新转化。

## 3.2 探索形成传统村落保护的“中国方案”

### 3.2.1 推广现代化村落共生的理论方法

长期以来,《威尼斯宪章》等国际遗产保护理论潜藏着一种保护与发展相对立的理论,倾向于通过按下暂停键来对抗变化。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实践的核心是“共生”理念,即认为保护与发展、传统与现代、人与自然、本地与全球并非二元对立,而是可以相互滋养、和谐共生的统一体。传统村落活态传承的本质,就是寻求这种动态平衡。这种共生哲学回应了全球所有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共同困境:如何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因此,村落共生是具有现代化特征的,不只适用于中国的传统村落,也为所有寻求文化身份与可持续发展的发展中国家乃至发达国家的乡村社区提供借鉴。中国理论强调以人为本、活态传承、创造性转化,是对世界遗产保护理论的极大丰富。

### 3.2.2 构建中国特色乡土文化话语体系

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的最终目标不是将乡村作为过去的信息来保存,而是将其塑造为面向未来的、可持续的生活选择。其证明了,乡村完全可以成为传承文化、繁荣经济、滋养心灵的高质量生活空间。这为全球乡村的未来描绘了一幅充满希望的图景,挑战了乡村必然衰败的线性历史观。在气候变化、城市病蔓延的全球背景下,这种以文化可持续和生态智慧为内核的乡村发展模式,不仅是一种文化遗产保护策略,更是一种关乎人类未来生存质量的前瞻性探索。中国正通过传统村落保护发展实践,率先为人类文明的未来提供出乡村维度的解决方案。

## 4 结语:谱写传统村落保护新篇章

传统村落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和精神家园,其保护发展的终极目标不仅仅是保住一批古老的房子,而是要通过这些活着的遗产,探索一条文化传承、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生态可持续的特色乡村发展道路。面对新时代、新征程,需要坚持传承与创新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促进,政府与市场相协调,保护与发展相统一,推动传统村落保护工作实现高质量发展。

## 参考文献:

- [1] 袁忠. 龙庆忠古建筑研究的思想脉络及在中国建筑史学上的典型意义[J]. 南方建筑, 2009(2):65-67.  
YUAN Z. The ideological lineage of Long Qingzhong's research on ancient architecture and its typical significance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architecture [J]. Southern Architecture, 2009(2):65-67.
- [2] 金瓯卜. 对传统民居建筑研究的回顾和建议[J]. 建筑学报, 1998, (04):47-51.  
JIN O B. A review and suggestions on the study of traditional residential architecture [J]. Journal of Architecture, 1998, (04):47-51.
- [3] 曾艳. 广东传统聚落及其民居类型文化地理研究[D]. 广州:华南理工大学, 2016.  
ZENG Y. Research on the cultural geography of traditional settlements and residential types in Guangdong [D]. Guangzhou: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2016.
- [4] 冯棣, 黄沁雅, 黄福丹. 中国营造学社西南编年事辑(1937—1940)——长沙·昆明[J]. 建筑史学刊, 2023, 4(02):143-153.  
FENG D, HUANG Q Y, HUANG F D. China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architecture southwest chronicle (1937-1940) — Changsha, Kunming [J]. Journal of Architectural History, 2023, 4(02):143-153.
- [5] 刘敦桢.《中国住宅概说》[M].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4  
LIU D Z. An overview of China's housing [M]. Tianjin: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2004
- [6] 沈攀, 林广思. “布扎”与现代主义的融合——从《浙江民居》看一种中国民居研究方法[J]. 新建筑, 2022(5): 34-39.  
SHEN P, LIN G S. “Buzha” and the integration of modernism: a study of a Chinese residential methodology from “Zhejiang Residential Architecture” [J]. New Architecture, 2022(5):34-39.
- [7] 张杰. 深求城市历史文化保护区的小规模改造与整治——走“有机更新”之路[J]. 城市规划, 1996(4): 14-17.  
ZHANG J. Small-scale renovation and improvement of the Shenzhen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onservation Area: Pursuing the Path of ‘Organic Renewal’ [J]. Urban Planning, 1996(4):14-17.
- [8] 王学海. 愚昧的建设性破坏——徐志摩老宅被拆毁的社会分析[J]. 探索与争鸣, 2001(6):20-22.  
WANG X H. The unintentional constructional destruction: a social analysis of the demolition of Xu Zhimo's former residence [J]. Exploration and Controversy, 2001, (06):20-22.
- [9] 朱光亚, 黄滋. 古村落的保护与发展问题[J]. 建筑学报, 1999, (04):61-64.  
ZHU G Y, HUANG Z. The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ancient villages [J]. Journal of Architecture, 1999, (04):61-64.
- [10] 周睿, 钟林生, 刘家明. 乡村世界遗产特征与价值研究[J]. 世界地理研究, 2016, 25(04):156-165.  
ZHOU R, ZHONG L S, LIU J M. Characteristics and value of rural world heritage [J]. World Geography Research, 2016, 25(04):156-165.
- [11] 陶金, 李庚, 肖大威, 等. 我国传统乡村聚落研究发展历程与展望[J]. 南方建筑, 2024, (09):1-24.  
TAO J, LI G, XIAO D W, et al. The development and prospects of traditional rural settlement studies in China [J]. Southern Architecture, 2024, (09):1-24.
- [12] 王红英. 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乡村振兴中的多元价值[J]. 人民论坛, 2018, (07):136-137.  
WANG H Y. The multifaceted valu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J]. People's Forum, 2018, (07):136-137.
- [13] 刘沛林. 论“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保护制度的建立[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8, (01): 80-87+158.  
LIU P L.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rotection system for “China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Famous Villages” [J]. Journal of Peking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1998, (01):80-87+158.
- [14] 李博. “十五五”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思路与政策[J]. 新视野, 2025, (02):13-20.  
LI B. Approaches and policies for promot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industry in the 15th five-year plan [J]. New Horizons, 2025, (02):13-20.
- [15] 张大玉, 张文君, 陈丹良. 新时期传统乡村聚落保护发展集群模式的理念辨析和思路探索[J]. 城市发展研究, 2022, 29(4):16-21+39.  
ZHANG D Y, ZHANG W J, CHEN D L. Conceptual analysis and strategic exploration of cluster development models for traditional rural settlements in the new era [J]. Urban Development Research, 2022, 29(4):16-

- 21+39.
- [16] 王凯. 新时期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构建探索[J]. 城市规划, 2022, 46(S2): 6-13.  
WANG K. Exploring the construction of urban - rural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system in the new era [J]. Urban Planning, 2022, 46(S2): 6-13.
- [17] 黄庭晚, 张大玉. 中国传统村落遴选指标与价值评价演变研究[J]. 城市规划, 2022, 46(10): 72-77.  
HUANG T W, ZHANG D Y. Research on the selection criteria and value evaluation evolu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China [J]. Urban Planning, 2022, 46(10): 72-77.
- [18] 吴琳, 余建忠. 浙江传统村落空间特征与保护利用探索[J]. 城市发展研究, 2021, 28(3): 32-39.  
WU L, YU J Z. Exploring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and conservation strategies for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Zhejiang [J]. Urban Development Research, 2021, 28(3): 32-39.
- [19] 孙喆, 吴其江, 蒋家星, 等. 基于制度分析与发展(IAD)框架的传统村落农房建设治理——以北京市门头沟区为例[J]. 小城镇建设, 2025, 43(2): 5-11.  
SUN Z, WU Q J, JIANG J X, et al. Governance of rural housing construction in traditional villages: a study using the institutional analysis and development (IAD) framework—a case study of Mentougou District, Beijing [J]. Small Town Development, 2025, 43(2): 5-11.
- [20] 单彦名. 传统村落价值认知与生活延续[J]. 小城镇建设, 2025, 43(02): 1.  
SHAN Y M. Value recognition and life continuity in traditional villages [J]. Small Town Development, 2025, 43(02): 1.
- [21] 汪德根, 杨易宁. 城乡融合视角下居业协同体破解传统村落空心化路径[J]. 旅游学刊, 2025, 40(2): 3-5.  
WANG D G, YANG Y N. Addressing the hollowing out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through urban-rural integration: a collaborative community approach [J]. Tourism Tribune, 2025, 40(2): 3-5.
- [22] 张樵苏. 住建部: 8155个村落已列入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名录[EB/OL]. (2024-10-14)[2025-10-09]. <https://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241014/ac48372d09a04f428b3ca1fdb74c434/c.html>  
ZHANG Q S. Ministry of Housing an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8,155 villages have been included in the China Traditional Village Protection List [EB/OL]. (2024-10-14)[2025-10-09]. <https://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241014/ac48372d09a04f428b3ca1fdb74c434/c.html>
- [23] 陈品玉, 蒋芹琴, 王超, 等. 少数民族村寨旅游文化软实力提升路径研究——基于对贵州肇兴侗寨的田野调查[J]. 贵州民族研究, 2023, 44(3): 147-153.  
CHEN P Y, JIANG Q Q, WANG C, et al. Research on enhancing cultural soft power in ethnic village tourism: a field study of Zhaoxing Dong Village, Guizhou [J]. Guizhou Ethnic Studies, 2023, 44(3): 147-153.
- [24] 薛红艳, 金才富, 朱思宇. 古村落文化旅游产品开发的深化与活化之路——以金华市兰溪市诸葛八卦村为例[J]. 民族艺术研究, 2022, 35(1): 101-104.  
XUE H Y, JIN C F, ZHU S Y. Approaches to deepening and revitalizing cultural tourism product development in ancient villages: a case study of Zhuge Bagua Village, Lanxi City, Jinhua [J]. Ethnic Art Research, 2022, 35(1): 101-104.
- [25] 黄成昆, 储德平, 王兰兰, 等. 日常生活视域下乡村外来旅游创业者的地方身份建构——以陕西袁家村为例[J]. 世界地理研究, 2023, 32(05): 125-137.  
HUANG C K, CHU D P, WANG L L, et al. Constructing local identity for rural tourism entrepreneurs from other regions: a case study of Yuanjiacun, Shaanxi [J]. World Geography Research, 2023, 32(05): 125-137.
- [26] 王竹. “人-地”共生关系下的阿者科村——我对传统村落的认知逻辑与影像记录[J]. 建筑遗产, 2024(4): 101-117+100.  
WANG Z. “A Jieke Village in the ‘Human-Earth’ Symbiosis: My Understanding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and Visual Documentation” [J]. Architectural Heritage, 2024(4): 101-117+100.
- [27] 杨晨, 陈微羽. 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数字化保护及国际新动向[J]. 风景园林, 2023, 30(10): 96-102.  
YANG C, CHEN Z Y. Digital preservation of world cultural and natural heritage and emerging international trends [J]. Landscape Architecture, 2023, 30(10): 96-102.
- [28] 孔晓红. 传统村落文化遗产的数字化挖掘和采集技术方法——以中国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为例[J]. 城乡建设, 2020, (13): 44-46.  
KONG X H. Digital mining and collection techniques

- for traditional village cultural heritage: a case study of China's Traditional Village Digital Museum [J].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2020, (13):44-46.
- [29] 于宛宁. 守护文化根脉 大型人文纪录片《村庄里的中国》即将播出 [EB/OL]. (2025-10-05) [2025-10-09]. <https://news.cctv.com/2025/10/05/ARTIom1HYDQ2Zq2F2HuM15Kf251005.shtml>.
- YU W N. Protecting Cultural Roots: The large-scale humanistic documentary "China in the Village" is about to be broadcast [EB/OL]. (2025-10-05) [2025-10-09]. <https://news.cctv.com/2025/10/05/ARTIom1HYDQ2Zq2F2HuM15Kf251005.shtml>.
- [30] 杨小军. 钱塘江流域传统村落人居环境变迁及活态传承策略研究[D]. 杭州:中国美术学院,2022.
- YANG X J. Research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living environment and strategies for the living inheritance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the Qiantang River Basin [D]. Hangzhou:China Academy of Art, 2022.
- [31] 胡彬彬,李向军,王晓波. 中国传统村落保护调查报告(2017)[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 HU B B, LI X J, WANG X B. China traditional village protection survey report (2017) [M].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2017.
- [32] 黄远东,杨志强,许冲. 灾害造成的人类损失(2000—2019)[J]. *中国应急管理*,2023(8):46-51.
- HUANG Y D, YANG Z Q, XU C. Human losses caused by disasters (2000-2019) [J]. *China Emergency Management*, 2023(8):46-51.